

#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自藏原文著

## 第廿一篇 學道需及時的開示

敬禮上師：

尊者密勒日巴帶領著他的幾個弟子於秋季某月上旬行至布省幾通。其時該處有許多人在聚會。尊者對他們說道：「施主們啊！請給我們這些瑜伽行者們一些食物吧。」人羣中有一個滿飾珠寶（身著）天青色①（服裝）的少女說道：「瑜伽行者啊！你的父母是誰？住在何處？有無妻子？你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物？請你告訴我好嗎？」

他這樣的詳細詢問尊者。尊者以歌答曰：

「敬禮大德諸上師， 祈以慈悲賜加持。 普賢如來是我父， 善生佛母是我母②，

聞思勝王是我兄， 光明燈耀我舅姑， 我妹誠信極美麗， 本來智慧為密友，

我有一子號明體， 我有經卷宇宙體， 心氣雄駒立跨下， 衛、藏各地有施主，

我乃珍寶『小白塔』， 謳歌從不預演習。 今以明語答汝問， 汝宜凝神仔細聽。

我父普賢勝如來， 賜我見、行之資財， 我心自無世界欲。 我母慈悲號善生，

以妙口訣為哺育， 修行饑渴得遠離。 兄長聞思勝王者， 賜我方便智慧劍，

內外法疑皆斷絕。 光明燈耀舅姑者， 示我自心之明鏡， 習氣垢染得清滌。

我妹誠信美貌女， 為我解開慳吝結， 財寶可有亦可無， 有財亦不知吝惜。

本來智慧是密友， 伴我常作無二行， 從無忿怒爭吵事。 吾子明體具堪能，

荷担如來家業者， 垂涕頑童焉能比？ 我有經典宇宙體， 示我明達表法相，

何用黑字經典為？ 跨下心氣之雄駒， 載我任游欲往處， 何用血肉凡馬為？

衛、藏四邊有施主， 時至自然供養至， 何用貯糧與節用③？ 上師是我依止所，

三寶是我供養塔， 我行白法故身白， 煩惱微渺故名小， 是故我名『小白塔』！」

少女說道：「您說的法真是稀有難得，除了這些以外，您是否還有世間的伴侶，親眷，和資財呢？」

密勒日巴以歌答道：

「我於世間細觀察， （綜得如下之結論）： 世事初時甚悅樂， 繼而受挫得教訓，

終陷鬼魔之牢獄， 是故棄捨此濁世。 我於伴侶作觀察， 初時喜悅如天女，

繼似猙獰忿怒母， 終成可怖之魔鬼， 故捨世間之妻侶。 我於子姪作觀察，

初時可愛似天子， 繼成四鄰爭吵因， 終為怨仇討債人， 故捨世間之子孫。

我於錢財作觀察， 初時錢財似珍寶， 繼被彼縛為奴隸， 終如採花之蜜蜂，

盡失所有白辛勤， 故捨錢財如敝屣， 心向佛法廣布施。 （如是觀察如是行），

死時心安無悔恨。」

少女聽了此歌，不由生起淨信，立即恭請尊者師徒到她家中去，供養承事不遺餘力。她向尊者求得

法訣後即開始修觀，終得入道。

此後，尊者師徒在摺則雪山靜修之時，一天，來了許多朝謁的徒衆。其中有一位出身貴族的少年，對尊者有極強的信心，他啓稟尊者道：

「尊者的一切言行都實在甚難稀有。現在請您向我們開示一個行、住、坐、臥，隨時隨地都可以修持的法要吧！」

爲酬其請，尊者歌道：

「來此聚會諸信衆，（聽我歌此心要曲）：當汝起步行路時，應攝外顯歸道用，六識法爾自解脫，此乃行路心要也。有事無事坐下時，應將身心齊放鬆，無整寬坦安適住，此乃坐時心要也。當汝臥倒入睡時，將心契入平等性，於光明中而安眠，此乃睡時心要也。當汝食物用餐時，應住空性離能所，捨二取境而服食，此乃食之精要也。當汝舉杯飲水時，應吸方便智慧露，汨汨不斷而飲之，此乃飲時心要也。行住坐臥觀自心，禪定無有出入也。」

衆人聽了說道：「我們不知道怎樣去修觀這種「深奧的」法要，實在很不幸；那些能夠修持此法的人，真是幸運啊！」

密勒日巴說道：「你們說不會修觀此法，就表示自己先放棄了！這正是不堪修持的徵兆。只要自己肯去實際修持，（鏗而不捨），絕對沒有不會的。如果能修持此法，就能得到這樣的功德和利益：

「於此聚會諸徒衆，	（聽我爲汝釋法要）：有爲肉身似寶瓶，
內藏俱生之佛身，	若知點燃光明燈，
輪迴妄念之室中，	內藏離鷹菩提心，
即能翱翔大覺天。	自身佛陀雪山中，
六識離執而修觀，	即能超越輪、涅道。無明輪迴大海中，
浮沉六道有行商，	三身船筏若不捨，
五毒妄念之房中，	藏有惡盜障解脫，
必能超離諸怖畏，	廣大法身似虛空，
若能修持不散亂，	必得三身之佛果。
藏有索鍊縛六道，	依師法訣解彼結，
	必能解脫離生死。

上師貴重過珍寶，口訣妙泉出生處，誠信無疲飲彼水，必解罪障之饑渴。」

徒衆聽了此歌，都生起了淨信，隨即辭去。但那位貴族少年，却決心一定要跟隨尊者去學法，心中堅決的存著這個念頭返回家中。

尊者師徒們在許多人天的承事供養中，身心愉快的一直住到春季的最後一個月，才起程到笛色去。將要起身時，前次來謁的徒衆們特來迎請尊者，爲尊者師徒設下一個盛大的宴會。宴席上，那個貴族青年對尊者說道：「師傅啊！你們修行人中，有所謂見、行、修、果之術語。請您把親自所經驗到的有關見、行、修、果之決定了悟對我們開示一下，好麼？」

密勒日巴以歌答道：

「當我洞悉空『見』時，外顯諸相自解脫，自他二分無復存，『見地』無依亦無執。能持『修觀』自體時，善惡諸相皆解脫，苦樂二者齊消滅，『修觀』遠離諸覺受。能持『行』之自體時，親疏愛怨自解脫，貪瞋法爾自寂滅，『正行』遠離諸貪著。『果』之自相解脫時，輪、涅諸相亦解脫，取捨二者皆寂滅，『果』位無希亦無懼。」

少年說道：「師傅啊！我是決心要學佛的，但是父母和親戚們都不准許。所以直到現在仍未能放下一切來學佛。現在我要再向父母請求，還要請您收容我爲徒！」

尊者說道：「一個真正想修學佛法的人，只要一思念生死輪迴之痛苦和過患，自己立刻就能決定自己的前途。絕不需要請求他人的准許。如果要顧忌到別人的意向或情面，那是決學不成佛的！且聽我這首歌吧：

「信士若欲學佛法，	必絕情面斷然行！如若顧忌他人意，
豈能放下學佛哉！	不能離貪行乞食，
豈能真正學佛耶？	若不知足捨遠慮，
不悟離喻之真理，	文字千篇有何益？
	若不捨棄惡友伴，

（下轉第36頁）

佛法在整個西方領域，得到全面發揚。以此，來紀念一代禪門巨德宗師，可說意味深長。

在福利社會方面，則本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德，強調中國倫常禮教，敬老尊賢，計劃闢一間安老院，方便施行佛化，給年紀老大的人，頤養晚年，有個娛樂晚景的環境。

病爲人類可怕公敵，經稱：「看病福田爲第一福田」，顯見佛教固然重視人心教育，療治心病；可也從不忽視治療人身體上的毛病，注重醫藥照顧。當然，「佛爲大醫王」，宣化老法師代佛行化，「建道場於處處」，初創金山寺，治癒過不少人的心病，今關「萬佛城」，加設一個佛教醫院，就是治衆生心病之外，再治身病，雙管齊下，兩面着手。

看起來，金山寺爲人羣社會提供的服務，是多方面的——辦虛雲佛教大學，則「生」有所教，立安老院，則「老」有所依，設佛教醫院，則「病」有所治，擴大道場最終目標在於教人擺脫生死桎梏，則「死」有所歸。這生、老、病、死的人生四大苦患，萬佛城都有了解決的方案，周詳的計劃。

然而，同一時期，要做這樣好幾樁大事情，經費開支，自然浩大，處處非錢莫屬。常言道：「一木難支，衆志成城」，要的是大家的力量，衆人的支持，「積沙成塔，聚液成裘」，所以金山寺在萬佛城，組成一個「萬佛願基金」，發出呼聲，籲請十方善信，要求各界同人，踴躍捐輸，共同獻金，加入萬佛願基金，每願一千美元，可發自己要發的願，可做自己喜歡做的功德。

說真的，萬佛城中設萬佛願基金，是個蠻有意義的空前創舉，發一願，等於發萬願，供一佛，無異供萬佛，有如地藏經上說的：「捨一得萬報」，功無虛棄，福不唐捐，有機會加入萬佛願基金的人；「是諸善男子、善女人，不於一佛佛一所，種諸善根，已於百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對，對極了，金剛經的話說得對極了。

爲着獎勵人們都有機會加入萬佛願基金，主辦當局，特訂出優待辦法，凡捐資一千元加入萬佛願基金的人士，當將其芳名刻碑鏤石，永存紀念。俟其百年身後，還要爲其供立牌位，長留功德堂中，讓後賢祀奉。從此：近三寶住，聽經聞法，登九品蓮

，超凡入聖。

有這樣好的條件，說什麼也別放過。有意加入萬佛願基金的每一位善信，可直接向美國舊金山金山寺洽商，地址探錄如下：

Gold Mountain Monastery.

1731 15th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3 U. S. A.

（上接第14頁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如何脫離諸苦痛？ 不能攝苦歸入道，一味躲避有何用？  
不知忘念卽法身，一味對治有何用？ 不捨各種諸作業，  
勤求滿足有何用？ 不斷貪著與瑣務， 空想成就有何用？  
若不立斷鼓猛勇， 『將來修行』有何用？若不立即求解脫，  
空想緣至有何用？ 若不即時調自心， 『以後再修』有何用？  
若不當下立了斷， 『以後再作』有何用？若不即時斷疑惑，  
『以後再說』有何用？

少年聽了極爲感動。於是下了決心，立即放下一切，專志學佛，他的父母也因此准許了他。尊者亦收留他爲徒，傳以灌頂和口訣使之成熟解脫。以後他就成爲尊者的「親近弟子」之一，名叫哦崗惹巴打瑪網述。

以上是尊者在布省遇見打瑪網述的故事。

### 註 解：

- ① 藏文此處若直譯則是「天青色的少女」，此處大概是指衣著爲天青色，而不是人之容貌是天青色的。
- ② 此處以譬喻而說法，有時用物喻，有時用人喻。人喻中有泛指及專指，故極不一致。如：普賢王如來則爲專用名詞。因爲普賢王如來乃紅教所指之本初佛，爲學密人衆所週知者。但善生佛母（nGro·wa·bsun·Po）是否爲一專用名詞（proper noun），則不可得知。
- ③ 此處直譯則是：「何用把綵巴口袋用力壓緊」，蓋藏人出門時以皮袋盛綵巴，壓得越緊，自然攜帶得越多。此處無法直譯，只能取其意向而已。但此處原句極富西藏民俗之本地風光，若能直譯則更能表達原文之風味，此爲譯密勒歌集之種種困難的一種。這類情況很多，特借此例爲讀者說明譯事之難也。

澄基誌